



## 在唐诗内外赏雪

余显斌

唐诗中,雪总是下得温馨,下得充满人情味,和现实的一样,带着和谐和静美。

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道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。傍晚的山村,彤云密布,风呼呼地刮着。这,是下雪的预兆。这时,远山,还有近树,一片迷茫,到了黄昏,一片又一片雪花落下来,地面是一星一点的湿意。拢了炉子,再打上一壶酒,摆上几碟菜,和来访友人一杯又一杯地喝着。外面,雪意渐紧,寒气更重,室内却温暖如春,更温暖如春的则是一颗心。

这样的天气,吃火锅也是一种享受。几天前,我和妻子去看儿子,儿子在一所大学就读。我们在一个宾馆住下,让他出来一起吃顿饭。要的是火锅,一人一杯饮料,一家三口吃得额头冒汗、脸色通红。现在人吃火锅,爱一人一小锅,认为卫生,这失去了吃火锅的本意,火锅就要吃个红红

火火一团热烈气氛,如果怕不卫生,可一人双箸,一双用来夹菜放碟内,另一双夹着吃。

那天,我们三人围着一火锅。吃完回到宾馆,天已下起雪来,到黄昏已铺了薄薄一层,踩上去“咯吱咯吱”地响。儿子说要回校,不让我们送。我们就坐在楼上,开着窗子,听儿子下楼,踩着雪“咯吱咯吱”回校,每一声都很绵软,如踩在心上一般。

唐诗中写雪景最细的,也以白居易的为最。

有人论白居易诗清新细致,这是确实的,他写半夜下雪时的情景道:“巴衾枕冷,复见窗月明。夜深知雪重,时闻折竹声”。不过,他笔下的窗户是白纱蒙的。我的家在山里,过去的日子里,每到冬来,就在窗子上蒙一层白纸,严丝合缝的,到了冬日晚上,拢一盆火,泡一杯茶,拿一本书读着,任室外寒风凛冽,室内则温暖如一片

小阳春。

这样的窗,晚上下雪,雪光一照,一片洞明。是真正的洞明,不是透明,白亮亮的,映得房内如月光照着一般,清晰可见。

现在,没有窗子再蒙纸了,都是玻璃,有的还是毛玻璃,再下雪,已少了白居易诗里的韵味。

山村的夜,大雪之后,一片寂静,偶尔有人走过,传来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,有时还有树枝折断声,“咯叭”一下,又寂静了。远处有狗叫声汪汪地传来,一直传向静夜深处。这种情景,暗合着刘长卿的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的意境。

可惜,这样的大雪,近年来已经很少见到了,人说是气候变暖所致,那就真无可奈何了。

雪后的山水,近乎一色,洁白一片,只有水流过的地方,有一条宽窄弯曲的水道是清亮的,水道上不时有一

道白色带子横过,是木板桥,或者水泥桥。如果水上有一只船,有人披着蓑衣坐着钓鱼,就活脱脱是“独钓寒江雪”了。

这些,都是古诗中的雪景。今年几乎没下雪,最近两天突然下雪,雪花如棉絮,如鹅毛,密密麻麻地打着,四野一片茫茫,一片暗暗,引得一群孩子嘻嘻哈哈跑入雪地,一叫一喊,雪也是人来疯,伴着孩子们的叫声笑声下得更大了,更密了,抬头向天,密密匝匝地朝下落,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情景举目可见,“万径人踪灭”的画意也出现眼前。

雪花在飞,在团团地飞,在唐诗中飞,遮山遮屋,一片皓然。在现实中飞,如梨花如蝶舞。我们走在唐诗的雪,走在现实的雪中,走在一片洁净世界。

山村在雪中,隐入唐诗山水中,也隐入童年记忆中。

## 看茶(外三篇)

支荣慧

武夷山采茶在每年的四月底,大约需两个星期。之后做茶两个月,其余时间就是喝茶、卖茶。当地人找对象的第一标准,是看对方家里有多少茶山。

这时,最好不过是看茶了。朋友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桐木村开了一间色选厂。色选,不是挑选茶的颜色,而是将茶梗、茶的脆片挑出来。

那天早上八点半出发,高速三十分钟,就是乡道了,大多只够两部小车交错而过,路多是坑坑洼洼,景致却非常好。瀑布从近五六十米的高空直泻而下,水流并不太大。路边,就是小溪,小溪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光滑溜的砾石。一路前行,一路看茶。有的山其实就是大块巨大的石头,树木长在石上。

茶有两种,外面大面积种植的是大红袍,山里面种在菜地里,房前屋后的,只能做正山小种红茶了。家家户户都做茶,交通方便的村子,整个村办都是茶厂。

中午,见到了老朋友。他的厂房也是临时租的,住在这山里三四个月之久。

看茶,其实是为了圆一段往事之梦。前年六月,一个人去看茶,顺便到武夷山一家寺院拜访女主持。她是东北人,到武夷山时认识的。问她当时为啥出家,有没有想过还俗。她说,出家,还俗,就不能再出家门了。我很好奇,十几年过去了,听说她还在寺院,真的想去见一面。

山脚下的那些老枞水仙,倒是高大了不少,足有两人高。见到了女主持,人变得我差点认不出来,毕竟十几年了。她把山上自家做得最好的茶拿出来招待。

生在茶的故乡,长在茶的故乡,茶看得实在太多了。可是,看到一大片茶,碧绿的一片,心头还是会扬起一阵莫名的兴奋。去年采茶季,一位老友带我参观他的茶园,里面有好多的品种,肉桂、水仙、水金龟……仔细观察,每一种茶树都不同。同样的一片山,越靠近树林的品质越好,卖出的价格也不一样。生长环境,决定了茶的品质。

看茶的心境与年纪也是有关系的。少年看茶,只顾着茶长势如何,枝繁叶茂,茶就好;中年看茶,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,会深层次思考,更注重茶叶的品质。

去年,表弟从外地寄来了两包茶,他说是自己做的,一包是白茶,一包是正山小种,但没有经过揉捻。收到茶

叶,我一看,茶叶一片片的,还带着青绿,甚是可爱,我很喜欢,这是他亲手做的,它们的味道都是原生态。泡一壶,带着微湿的清香,这其实就是人生的味道,没有经过苦,哪有甜。

看茶,随着太阳的升起落下,也是不同的风景。早上,一片大雾,半山腰的茶在云雾之中,叶片上还滴着露珠。苍翠的茶山吮吸着甘露,展现出生命活力一面;中午看茶,烈日照耀,茶显得懒洋洋的,多了一份安详。

### 看雪

在南方,下雪是稀奇事,像是过节,让人莫名的兴奋。有些时候下雪,不是每个地方都会下,都能下,那要在高处,才见得到雪。为了看雪,大家不惜驱车上百公里,翻山越岭,爬到最高峰,就是为了与雪面对面,亲手摸一摸雪,嘴里吃一块雪。

有一年,传言下雪,在微信朋友圈马上爆炸了。我看到一位朋友晒的照片,武夷山玉女峰一片银装素裹。当天晚上,就有去看雪景的冲动。

第二天一早,北风仍呼呼刮着,一个人开着车出发了。不见太阳,天一直阴沉沉的,没有看到一点雪。到了武夷山度假区,顺便去一位朋友的茶庄泡了两壶茶,问起雪的事,他说与江西省交界的分水关与桐木海拔高的地方有雪,看的人太多,堵车很厉害。我只好打消了念头。原来玉女峰下雪是一个谎言,相片是往年的。

这次没有看到雪,想起了那一年的大雪。头一天晚上开始是暴雨,后来下着雪来,这些都是下雪的征兆。第二天起床,外面银白色的一片,雪终于来了。大家非常高兴,特别是孩子。看雪,早早开着车到郊外。树木、竹子都被雪压弯了腰,有的伸到公路上了,折断的也不少,横在马路中间,开车还真要慢些,多留点神。远处山里,树木被雪压断的挺多,叶子、枝干上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。特别是毛竹,有十来米高,本身枝干细长,富有弹性,经雪一压,马上低下了头,枝干垂到地上。

路过了一两个村子,有的村民已围在火堆边烤火,而他们身后的田野,也是白茫茫的一片,往日绿色的菜地也看不见了。返回时,一路都能听到“滴滴嗒嗒”融雪的声音。

在南方,能看到一场雪是幸福的事。

### 看山

去年,偶然在朋友的微信圈里,看到栈道建设者在悬崖峭壁上修建栈道,他们踏入云端,不畏山势险峻,劈岩开道,如履平地。

中国地大物博,有山、有海、有草原、有沙漠……可以这样说,世界上的景色,基本在中国都能找得到。所以,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幸福的,不出国门,就能看到想看到的景色。每一种景色都有各自分明的特点。

纵观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风景,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峰,唐诗宋词,晋尚韵,唐尚法……前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,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与支柱。做学问研究,站的高度不同,看法一定也不一样。为人处世,因为身居的位置不同,对同一件事,看法一定会有不同的。杜甫的诗《望岳》有一句: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”他登上泰山的顶峰,俯瞰众山,众山显得极为渺小。反之,则不尽然。所以,生活很多时候还要互相体谅、包容,才会更和谐,多从对方的角度想一想,对大家都有好处。

对于书法,普通人与专业人士看一样书法作品,角度不一样,专业素养不一样,得到的答案肯定不同。正所谓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

在微信上曾经读到一篇文章,大意是沈鹏给扬州晚报题写报刊名,结果一片哗然,大家都认为怎么这么难看,实则学书法的人都懂,草书有大小歌侧变化,这是一种艺术的处理,是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。真正的大家,有自己显著的风格,踏上了自己鲜明的特征。过了一段时间,大家习惯了,沈鹏的题字越看越美。这正像在山上修建栈道,让我们到一个新的地点、一个新的高度,从一个新的角度,欣赏不同的美景。书法也不例外,作为个体的我们,更不能置之度外,作为一个书法家,更应有家国情怀、有慈悲的心怀,关心世间众生之疾苦。

### 看海

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,喜欢这首诗里的八个字。故乡其实没有大海,只有山,还是山。城里的四周都被青山包围着,河水看上去浅绿浅绿的。因此,自小对于大海充满期待,也有着一种神秘感。

杨永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,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常常在我脑海闪现,他亲民、爱民的情怀更让我铭记在心。

1992年腊月廿二,接到地委办通知,说地委书记杨永年同志早八点要去杨斜区东岳庙乡访贫问苦。天下着雪,北风呼啸,我同商州市委书记雷生辉同志九点赶到东岳庙乡。等了一会儿,杨永年书记一行也到了。杨书记说,咱们今天就去东岳庙乡最穷的地方。杨斜区委书记王结实说:“堡子沟村最穷,就在那里去吧。”杨书记穿了一件旧军大衣,刚到村口就滑了一跤。有人说:“杨书记,雪大路滑的,咱们不进村去了吧。”杨书记说:“那不行,困难再大也要看看群众的真实情况。”陪同人员给杨书记找了个棍棍做拐杖,大家踏着积雪艰难前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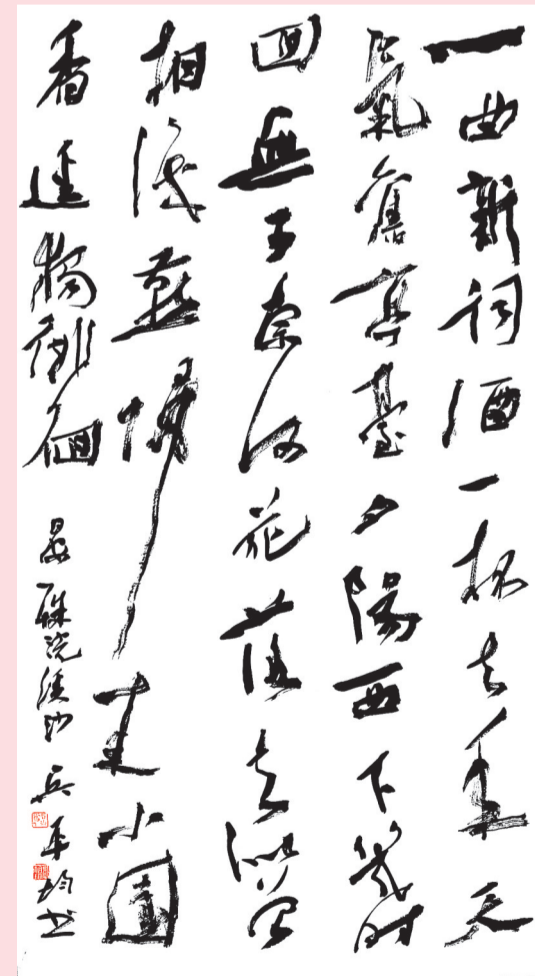
最先看望的是村民刘西发。杨书记一进门就说:“快到年关了,我们来看看你家生产生活情况。”杨书记问得很细。刘西发说:“我们这里山大沟深,气候寒冷,不长麦子,主要种苞谷、洋芋,没有细粮吃。”这个六口之家,两个土炕上,只有一床棉被,为了御寒,刘西发80岁的老父亲盖着用化肥袋子缝的被子,杨书记把被子揭起来让大家看,心沉重地说:“解放40多年了,我们的人民还盖着这样的破被子,咱们脸上无光呀。”

雪越下越大,路越来越滑。杨书记从刘西发家出来,又走访了刘道坤等4户困难家庭,他每到一户看床上有没有被子盖,柜里有没有粮食吃,到厨房揭锅盖看吃得好不好,询问年货准备得咋样。快到下午一点了,我说,杨书记,咱们到乡政府吃饭座谈吧。杨书记摇头,不急哩,再到对门坡坡上那户看看。一进门,这家冷冷清清,家具破烂不堪,寒冬腊月都没烤火。村干部介绍,这家户主叫陈良厚,前不久得了出血热,看病花了1000多元,信用社还贷了800元的款,家里要啥没啥。杨书记问陈良厚的母亲张彩莲怎么拄着拐杖?儿媳哭着说老人在蓝田讨饭时腿摔残了。顿时,杨书记失声痛哭,拉住张彩莲老人的手说:“我是地委书记杨永年,工作没做好,让您老人家受苦受罪了,今后不要出去要饭了,有困难给我杨永年说。”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。

前往东岳庙乡政府的路上,杨书记一路无语,大家也无语。我作为政府分管领导,更是愧疚至极。到了乡政府,每人一碗酸菜面,杨书记结了伙食账。随后的座谈会上,杨书记说:“今天大家都看了堡子沟的情况,如何解决,请市民政局说话。”民政局一位领导说暂时没有救济款。杨书记说没有救济款就贷款,不然会饿死人的。杨书记当即拍板,市财政局想办法直接下拨10万元,粮钱二配套,限腊月二十八前送到群众手中。

回到机关后,杨书记亲自起草文件,连夜下发,要求千方百计把群众生活安排好。他提出了过年要“家家做豆腐,户户蒸白馍,腊月三十吃大肉,正月初一包饺子,小孩穿花衣,村村敲锣打鼓迎新春。”

这是杨永年同志亲民爱民的一个事例。时至今日,他的诸多故事还在商洛大地上传扬着,他为老百姓办的诸多好事事实还被干部群众念叨着。这位人民的好公仆,因积劳成疾,在一次访贫问苦工作调研中,病倒在一线,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他热爱的土地和人民。



书法 吴平均